


李汉魂将军

文集

(中)

主编 康普华
副主编 李焕兴 肖锦先



 中国社会出版社

李汉魂将军文集

(中)

主编 康普华

副主编 李焕兴 肖锦先

目 录

岳武穆年谱	1
序	1
自序	3
例言	4
宋徽宗崇宁二年癸未（1103年），武穆一岁	5
三年甲申（1104年），武穆二岁	6
四年乙酉（1105年），武穆三岁	6
五年丙戌（1106年），武穆四岁	6
大观元年丁亥（1107年），武穆五岁	6
二年戊子（1108年），武穆六岁	6
三年己丑（1109年），武穆七岁	6
四年庚寅（1110年），武穆八岁	6
政和元年辛卯（1111年），武穆九岁	6
二年壬辰（1112年），武穆十岁	6
三年癸巳（1113年），武穆十一岁	6
四年甲午（1114年），武穆十二岁	6
五年乙未（1115年），武穆十三岁	7
六年丙申（1116年），武穆十四岁	7
七年丁酉（1117年），武穆十五岁	7
重和元年戊戌（1118年），武穆十六岁	8
宣和元年己亥（1119年），武穆十七岁	8
二年庚子（1120年），武穆十八岁	9
三年辛丑（1121年），武穆十九岁	9
四年壬寅（1122年），武穆二十岁	10
五年癸卯（1123年），武穆二十一岁	12
六年甲辰（1124年），武穆二十二岁	13

七年乙巳（1125年），武穆二十三岁	13
钦宗靖康元年丙午（1126年），武穆二十四岁	14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1127年），武穆二十五岁	17
二年戊申（1128年），武穆二十六岁	25
三年己酉（1129年），武穆二十七岁	26
四年庚戌（1130年），武穆二十八岁	30
绍兴元年辛亥（1131年），武穆二十九岁	41
二年壬子（1132年），武穆三十岁	45
三年癸丑（1133年），武穆三十一岁	53
四年甲寅（1134年），武穆三十二岁	60
五年乙卯（1135年），武穆三十三岁	74
六年丙辰（1136年），武穆三十四岁	87
七年丁巳（1137年），武穆三十五岁	98
八年戊午（1138年），武穆三十六岁	110
九年己未（1139年），武穆三十七岁	115
十年庚申（1140年），武穆三十八岁	122
十一年辛酉（1141年），武穆三十九岁	143
附录一 轶事拾遗	165
附录二 历朝论评选辑	172
附录三 大事表	180
附录四 宋代形势略图	
附编 岳武穆遗迹考	183
弁言	183
例言	184
汤阴第一	185
岳王先莹	185
岳王先宅	188
周侗墓	189
精忠庙	190

岳阵头	203
宜兴第二	203
岳王生祠	204
岳堤	208
百合场	208
张氏桃溪园	209
岳霖墓	209
江州第三	211
姚太夫人墓	211
岳王旧宅	212
李夫人墓	214
鄂州第四	219
忠烈庙	219
岳公城	221
卷旂花	221
朱仙镇第五	221
岳武穆王庙	222
亮军台	231
杨统制庙	231
临安第六	233
岳王故第	234
银瓶井	235
风波亭	237
九曲丛祠	239
栖霞庙墓	245
岳云墓	266
资福庙	267
张宪墓	268
牛皋墓	271
昌文侯祠	272

杨再兴故宅·····	272
李宝墓·····	273
张保、王横墓·····	274
施将军庙·····	275
翠微亭·····	276
精忠柏·····	277
嘉兴第七·····	280
金佗坊·····	280
附录一 岳王本传·····	282
附录二 子孙附传·····	292
附录三 部将附传·····	294

岳武穆年谱

序

吴川李君伯豪，少承家学，兼资文武，自肄业军校，以迄建旄开府，未尝一日废书不观，恒曰：“昔贤云兵者儒事之至精，而孔子且以战阵无勇为非孝，故礼乐射御皆学者分内事。”日者以所辑《岳武穆年谱》及《附编》见示曰：“此吾一年来之所为也，吾少读史即慕武穆之为人，比年转战鲁豫及长江上下游，于武穆遗迹故事恒殷殷咨访，所得资料不少。去岁日寇降后，职务稍暇，乃得发篋，证诸往籍，参稽排比，勒为兹编，君其诂正之。”

余曰：“善哉言乎！”武穆之名在吾国几家喻户晓，播于衢歌巷舞，迄今芳馨益烈，至著之教课为人范，然究其学术行谊，溯源蕴蓄，所以能卓然不朽者安在？恐十九不能言之，亦望以为日星河岳而已。吾国罕真史才，且以种种关系，诸名人之史传尤极缺乏，其偶有记载，亦鳞爪片段，难明体要。即如武穆身名之显赫，至今尚无一部有系统之传记，闾阎观感，多得之戏剧说部，支离蔓衍，语或不经。斯非徒论事功者有失所依据之虞，抑亦言学术者一大缺憾也。兹编网罗广博而采择谨严，于当时南北地形、战局以迄政策与军事伸缩转变之种种关系，尤能提要钩玄，以见南宋偏安之局皆人事所造成，而武穆一生所关时局之大，并不止善于用兵一事，此诚所谓善读书者盖究而论之。

宋之都汴，本失所宜，加以杯酒释兵，势沦削弱。辽夏侵逼，遂至束手无策。徽钦荒诞，和战复不度时势，其亡也，半由自召，非必金人之独强也。宋高流离转徙，诚欲偏安江左，亦宜以战为守，力争上游，使金人有吁食之忧。一面收拾人心，修明内政，逮金势寢弱，随时可图恢复，乃不此之务。将杭作汴，锅里销金，自坏长城，燕嬉危幕。及蒙古势盛，乃欲依赖彼力坐享其成。卒之，金亡而宋亦随之皆亡，宋高之偷安自私贻之祸也。抑桧之阴贼，固有以默窥宋高之隐，挟外势以自重^①，宋高遂亦利用桧以分谤，武穆之死将

^① 赵与峕《宾退录》卷二，胡寅痛斥秦桧有“挟虏以自重，劫主以盗权”之语。

假桧之手行之而已。人主不能开宏顿纲收天下之才为己用，徒自生畛域，致臣下向风，视党争较御侮为急，卒之。所余张俊、杨沂中等皆弩材，何济于事。若无虞允文、吴璘、孟珙诸贤，则宋早已灭矣，此真古今得失之林也。

诵兹编者，尚友而知人，论世庶不失臧往知来之旨，斯亦李君之微意也欤！至是书，体例精核，足于史学界参一新位置为有目者所共赏，斯又不易得之于今之军人者。李君今方游海外，以研讨各国政治军事之精要，不久满载而归，所得必有越乎凡众者。吾亦将以李君之能为是书也，券之。

是为序。

1946年11月番禺叶恭绰

自序

岳武穆精忠大节，卓绝人寰，景仰遗徽，乃求一完书而不可得。传记既嫌简略，文集复苦残缺；旁求于荒丘古垒，则断碣残碑，漫漶零落；而稗乘流传，更荒诞附会，无足论矣。夫以千古完人，竟无一完书以资纪传，居常引以为憾。汉魂自总发从戎，以至身膺疆寄，行迹所及，于武穆遗迹，悉凭吊登临，心焉向往；乃广为搜集有关之文字资材，并事剔抉，以冀成编。抗战胜利，调职东南，重谒庙茔，弥深感系；爰整理旧稿，辑为《岳武穆年谱》一书。举凡立身谋国，战伐勋劳，靡不序次求备；并历举当时朝野大事，选摘历代论评，俾辨识时代趋势及古人言论；间有遗闻轶事，本无年月可稽者，则别为附录。复追忆游踪，探讨遗迹，置之附编，用佐参考，而资印证。文集则收入《年谱》中，俾与武功相并列；另附以大事表、宋代形势略图及文集索引，免劳检校也。以语武穆文献，抑亦大致较备。窃以国本在民，而民族精神，尤为立国要素。若武穆者，诚人伦之极则，所谓民族英雄，微斯人，其谁与归。至若志图兴复，而不事侵略；心存匡济，而不计功名；此则先得民族自觉之真谛，尤非彼徒以事功相炫耀者所可几及也。缅怀往古，盱衡今兹，世界尚未大同，止戈仍须讲武；就国族言，固不可狃于一时之胜利，而忽略国防；就个人言，尤不应惑于一己之得丧，而迷失所守。吾人生当斯世，备历艰虞，欲期造次之不逾，宜有适从之轨范，羹墙如见，步趋可循，又岂只震其功烈，读其诗文，徒作遗迹瞻拜及纸上赞叹已哉。顷以出国在即，仓促付镌，遗误必多，倘承教而正之，则又幸矣。是为序。

1946年11月吴川李汉魂于上海

例 言

一、本编对于武穆事迹，大部以其孙珂撰进史馆之《行实编年》为据，并均照引原文，藉资正确；

二、本编对于当年大事，如二帝北狩，宋金媾和以及诸大战役，莫不详为叙述，藉明时代背景。至其取材则以宋金二史为主、为求剪裁至当，故多出以己词，不用引叙方式；

三、本编对于武穆奏答诗文，尽行按年著录，藉与武功相并，至其取材则以清乾隆间黄邦宁所编之《岳忠武王文集》为准，惟黄本系据明归安茅元仪所刊之残帙汇缀，阙误滋多，本编则广事稽参，悉予补正。且为便于检查起见，另编索引，附录卷末；

四、本编对于武穆被受之恩纶诏款，亦尽按年著录，俾与奏答互相印证，然其用意，实欲藉眷遇之隆，明功业之烈，盖仍以武穆重，非以高宗重也；

五、本编对于武穆遗闻轶事，尽量按年编入，间有忠孝大节，武略文经，本无日月可稽者，别为拾遗一种，附录卷末，藉资博识。至于稗官脞说之流于荒诞不经者不录；

六、本编因体材关系，所有历朝论评，未能收入，特行选摘，纳诸附录；

七、本编卷帙稍繁，一时颇难遍阅，爰采编中要目，辑为大事表，附录卷末，藉便检查；

八、本编附有宋代形势略图一幅，图隅并列有古今地名对照表，藉便参考；

九、本编对于武穆遗墨，原拟搜集影印，嗣因各庙石刻都已残缺，而初拓原本及藏家真迹，一时又不易觅到，姑从缺。

“岳武穆^①讳飞，字鹏举，相州^②汤阴人，先世出神农，世居山东东昌府聊城县，高祖涣始迁相州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涣字簧（hóng）桂，仕宋为令使，配闵氏，子二，长成次德，成即武穆曾祖父，字舜福，以武穆贵赠太师魏国公，配杨氏，赠庆国夫人，子一立，立即武穆祖父，字乾禄，以武穆贵赠太师唐国公，配许氏，赠越国夫人，子二，长和次睦，和即武穆父，字坤铸，以武穆贵赠显庆侯，追赠太师隋国公，配姚氏，封魏国夫人，赠周国夫人。”（岳珂《行实编年》^③参《金佖宗谱》）

宋徽宗崇宁二年癸未（1103年），武穆一岁

二月十五日甲子，武穆生。

“生武穆之夕，有大禽若鹄，自东南来，飞鸣于寝室之上，父和异之，因名焉。”（《行实编年》）按，此即流俗大鹏鸟转世传说所由起，据洪迈《夷坚志》：“武穆微时居相台，为市游，有舒翁者善相术，见武穆，必烹茶设饌，密谓之曰，‘君乃某灵物精也。’”曾敏行《独醒杂志》^④亦有类似记载。

河决内黄。

“未弥月，黄河决内黄西，水暴至，母姚仓皇襁抱坐巨瓮中，冲涛而下，乘流灭没，俄及岸得免。”^⑤（《行实编年》）

是岁为宋徽宗在位之第三年。

徽宗名佖，神宗第十一子，嗣哲宗立，深通百艺，书画尤工，唯不善为君，惑于绍述，元佑诸臣，俱遭斥逐，籍司马光等百二十人，目为奸党，立石端礼门^⑥，一意委任蔡京，京子攸亦被宠信，满朝皆其父子之党，招权纳贿，政事大坏，内侍童贯以佞媚（nìngmèi）得幸，专务应奉，以蛊上心，京使贯引兵击西羌，复所尝失三州，贯遂建节为三路安抚使，恃功骄恣，选置将吏，皆取中旨，不复关朝廷。是时天下承平，府库盈溢，京托绍述之名，益修财利之政，以为当丰亨豫大之运，专以奢侈动人主，穷极土木之工。命朱勔（miǎn）搜集东南珍奇，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嘉花名木怪石珍禽奇兽，无远不致，民间有一花一木之妙，辄令上供。作延福宫六位，殿阁亭台相望，岩壑幽胜，宛如天成，又作万岁山，山高林深，禽兽成群，园池台观，备极巧妙。帝崇道教，自言见天帝降临，建迎真宫，作《天真示

① 岳飞被害后，于南宋孝宗淳熙五年，以“宗社再安，遐迩率服，猛虎在山，藜藿不采，为折冲御侮曰武，定乱安民，秋毫无犯，危身奉上，确然不移，为布德执义曰穆”，请谥武穆。

② 相州，今河南安阳。

③ 《行实编年》即《鄂王行实编年》，为岳飞之孙岳珂所编，成书于南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以残佚的高宗“御笔手札”及岳飞的奏表等，补充以“野老所传、故吏所录”，历时5年编撰而成。

④ 曾敏行，南宋吉州吉水人，号独醒道人，著有《独醒杂志》十卷。

⑤ 北宋末年的黄河，并不经行内黄县境内，夏历二、三月，也非黄河泛滥决口之时。

⑥ 宋哲宗赵煦亲政后，启用章惇为相，复熙丰旧制，贬黜反对新法的元祐党人，并立碑于端礼门，书司马光等三百零九人罪状。

现记》，置道阶道官，立道学，编道史，作玉清神霄宫，以奉安道像。自号曰教主道君皇帝，宠信方士林灵素等，其徒美衣玉食者几二万人。^①驯致民力殫竭，盗贼蜂起，边衅一开，遂亡宋国，履霜之渐，盖有来也。

崇宁三年甲申（1104年），武穆二岁

崇宁四年乙酉（1105年），武穆三岁

崇宁五年丙戌（1106年），武穆四岁

大观元年丁亥（1107年），武穆五岁

是年，高宗构生。

高宗名构字德基，徽宗第九子，母贤妃韦氏，是为显仁皇后，大观元年五月二十一日生帝于东京大内，八月授定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封蜀国公。^②

大观二年戊子（1108年），武穆六岁

是年正月，晋封蜀国公构为广平郡王。

大观三年己丑（1109年），武穆七岁

大观四年庚寅（1110年），武穆八岁

政和元年辛卯（1111年），武穆九岁

九月，内侍童贯使辽，以辽人马植来。

童贯既得志于西羌，遂谓辽亦可图，因自请使辽以观之。燕人马植，本辽大族，仕至光禄卿，行污而内乱，不齿于人，贯道卢沟，植夜见其侍史，自言有灭燕之策，因得见贯，贯与语大奇之，载与俱归，易姓名曰李良嗣，荐诸朝，植即献策曰：“女真恨辽人切骨，而延禧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莱^③涉海，结好女真，与之相约攻辽，其国可图也。”议者谓祖宗以来，虽有此道，以其地接诸蕃，禁商贾舟船不得行，百有余年矣，一旦启之，惧非中国之利，不听。帝召问之，植对曰：“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谪，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真得志，事不侔矣。”帝嘉纳之，赐姓赵氏，以为秘书丞，图燕之议自此始。

政和二年壬辰（1112年），武穆十岁

政和三年癸巳（1113年），武穆十一岁

政和四年甲午（1114年），武穆十二岁

是年，女真叛辽，十月克辽宁江州。

女真在辽之东边，为东胡之别种，其地南接高丽，东濒海，汉魏谓之挹娄，后魏谓之勿吉，隋唐谓之靺鞨，唐初有黑水、粟末两大部，后粟末盛强，建渤海国，黑水靺鞨役属之，渤海既灭，靺鞨之民居

①《宋史》卷四六二《方技传》下。

②《宋史·高宗纪》。

③登州、莱州是山东半岛北部口岸，最迟至五代，已开辟出自登、莱北行至渤海湾的海路。《宋会要辑稿·兵》载：“登州与北界渤海水路相望，号称四百里之远，像风顺一日可达。”

混同江^①西南者，系籍于辽，号熟女真，居江东者不籍于辽，号生女真，然亦臣属焉。后避辽主宗真讳，改真为直。生女真僻处东北，风俗极朴陋，其民精悍善骑射，有完颜部者，世居按出虎水之源，初甚微，辽主洪基时，完颜乌古乃袭辽叛臣，擒而献之，始为节度使，乌古乃有九子，劬里钵、颇刺淑、盈哥相继袭职，兄弟叔侄，同心协力，务开土疆，兵势渐强，遂雄诸部。

劬里钵有十一子，第二子曰阿骨打，沉毅有大志，劬里钵临终谓盈哥曰：“长子乌雅束柔善，若办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故盈哥传位乌雅束，以及阿骨打。时辽主延禧荒于禽色，不恤国政，每岁遣使索名鹰海东青^②于女真，女真发甲马侵其东北邻五国，获此禽以献，不胜其扰，诸边帅又征求无已，至是阿骨打遂叛辽，举诸部兵得两千五百人，十月攻克宁江州，迎击辽军于出河店，大败之。

政和五年乙未（1115年），武穆十三岁

正月朔，女真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金，九月，金取黄龙府^③。

先是阿骨打既屡胜辽，其弟吴乞买率将佐劝其称帝，阿骨打不许，至是始用铁州降人杨朴策，遂称皇帝，即位，且言，辽以镃铁为号，取其坚也，镃铁虽坚，终亦变坏，唯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色尚白，况所居按出虎水之上（女真语谓金为按出虎），于是国号大金，建元收国，以弟吴乞买为谥班勃极烈，从兄撒改弟斜也为国论勃极烈。按金初设官最简，官长皆名勃极烈，诸君号谥班勃极烈，谥班者尊大之称也，其次国论勃极烈，国论亦系优崇之意，有忽鲁及左右之别，皆国相也。

辽主遣使持书喻金主降，金主报书亦喻辽主降。九月攻黄龙府取之。辽主下诏亲征，兵号七十万，进渡混同江，曾有一大帅亡归，反于上京^④，辽主引还，金主追及于护步答冈，大败之。

政和六年丙申（1116年），武穆十四岁

四月，金取辽东京州县。

先是渤海人高永昌乘盗杀辽东京留守萧保先之乱，入据辽阳，自号大渤海国皇帝，辽主遣萧韩家奴、张琳讨之，永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曰愿并力以取辽，金主使胡沙补谓永昌曰：“同力取辽固可，东京近地，汝辄据之，以僭大号则不可，若能归款，当授王爵。”永昌不从，金主乃遣韩鲁帅诸军攻永昌，与辽将张琳等遇，战败之，遂取沈州，永昌大惧，率众拒金，遇于活水，金师既济，永昌之军不战而却，遂北至辽阳城下，明日，永昌尽率其军与金战，又大败，永昌被杀，于是辽之东京州县及系辽女真皆降于金。

政和七年丁酉（1117年），武穆十五岁

居家力学。

“武穆天资敏悟，强记书传，无所不读，尤好《左氏春秋》及《孙吴兵法》，或达旦不寐，家贫不常得烛，昼拾枯薪以自给。然于书不泥章句，一见得要领，辄弃之，为言语文字，初不经意，人取而诵之，则辩是非、析义理，若精思而得者。”（《行实编年》）

① 混同江即今松花江。

② 海东青，一种凶猛的鹰，极善捕猎，契丹贵族猎鹅等活动，对海东青需求很大。

③ 黄龙府是辽金两朝在东北的军事重镇，故址在今吉林省农安县县城。

④ 辽太宗会同元年（938），以皇都为上京，曰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

二月，金取辽显、乾、懿、豪、征、成、川、惠八州。

初，张琳既败，辽主以秦晋国王耶律淳为元帅，并募辽东人为兵，使抱怨于女真，号曰怨军，凡八营二万八千余人，屯卫州蒺藜（jī lí）山，以渤海铁州人郭药师等为帅。十二月金斡鲁古攻显州，袭破辽怨军帅郭药师，遂进与淳战，淳败走，斡鲁古追至河里真陂，拔显州，于是乾、懿、豪、征、成、川、惠七州皆降金。

重和元年戊戌，即政和八年十一月改（1118年），武穆十六岁

夫人李氏来归。

“名娃，字孝娥，年十八归武穆，时政和八年戊戌也，敬事尊嫜，懋着姻德，越己亥，长子云生。”（《金佖宗谱》）按，李夫人亦有谓系武穆续配，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载故妻流随淮卒，世忠上闻，欲令迎娶，武穆奏言：臣履冰渡河之日，留臣妻侍老母，不期妻两经更嫁，臣切骨恨之，已差人送钱五百贯，以助其不足，恐天下不知其由也。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亦谓武穆于建炎初论事坐废，母姚氏留河北，迎归事之孝，妻刘氏后改适，在世忠军中，武穆遗钱三百千，奏闻。关于此点，论者意见不同，有引岳氏各宗谱所载李夫人于归之年为证，以为武穆别无更娶之事，有则以两书所载，既有姓氏，且具事实，似非出于虚构，论据各执，未知孰是。不过南渡诸将帅，因故妻散失，在江南更娶，如杨存中再娶赵氏，故妻归来，再娶不容，以别宅居之平江之类，实繁有徒也。

二月，遣武义大夫马政浮海使金，约夹攻辽。

初，建隆中，女真常白国之苏州^①泛海，至登州卖马，故道犹存，至是有汉人高药师者泛海来言女真建国，屡破辽师。登州守臣王师中以闻，诏蔡京、童贯共议，命师中募人同药师等赍（jī）市马诏以往，不能达而还。帝乃复委童贯选人使之，遂使马政同药师由海道如金，政言于金主曰：“主上闻贵朝攻破契丹五十余城，欲与通好，共行吊伐，若允许，后当遣使来议。”自是始通金好。

宣和元年己亥年，即重和二年二月改（1119年），武穆十七岁

正月，金遣使同马政来修好。

金主与粘罕议，遣渤海人李善庆、女真散睹持国书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马政来修好，诏蔡京等諭以夹攻辽之意，善庆等唯唯，居十余日，遣政同赵有开赍诏及礼物，与善庆等渡海报聘，行至登州，有开死，会谍者言辽已封金主为帝，乃诏政勿行，止遣平海军校呼庆送善庆归金，金主遣庆归，且语之曰：“吾已获辽数路，汝归见皇帝，果欲结好，早示国书，若仍用诏，决难从也。”初高丽来求医，帝命二医往，至是归，奏云：“高丽馆医甚勤，日夕引之视其用兵布阵御敌之方，曰：‘闻天子将与女真图契丹，苟存契丹，犹足为中国捍边，女真虎狼，不可交也，宜早为之备。’”帝闻之不乐。

六月，长子云生。

“讳云，字应祥，号会卿。”（《金佖宗谱》）按，云为武穆长子，而《宋史云传》首作

^① 苏州，属东京辽阳府，今辽宁大连金州。

“云，飞养子”，未知何据，遍考当时诸传记，皆无养子之说。武穆文集《辞男云迁转恩命札子》，多至十余篇，如云：“男云始就义方，尚存乳臭。”又云：“父之教子，岂可责以近功。”又云：“知子者父，诚不遑安。其为亲子，灼然可见。”又如都督府申文，亦有“云系岳某之子”语，若螟蛉义子，岂有一时相率为冒混之理，至《宋史》本传既云：五子云、雷、霖、震、霆，乃云传忽云养子，又不详其所自，殊未足信，或其时由棘寺狱词附会，史家不察，而遂沿用之，抑或养字乃长字之伪，均未可知也。

宣和二年庚子（1120年），武穆十八岁

二月，遣赵良嗣使金。

先是呼庆自金还，具道金主言，并持其书来，请别遣使通好，时童贯密受旨图燕，因建议遣右文殿修撰赵良嗣往，仍以市马为名，其实约攻辽以取燕云之地。

五月，金克辽上京。

金主自将攻辽上京，以辽使萧习泥烈、宋使赵良嗣从，遣降者马乙持诏谕城中使速降，辽主方猎于胡土白山，闻金举兵，命耶律白斯不等选精兵三千以济师，金主进攻，且谓习泥烈、赵良嗣曰：“汝可观吾用兵，以卜去就。”遂临城督战，诸军鼓噪而进，自旦及已，闾母等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挾不野以城降，金主乃还。

八月，金人来议攻辽及岁币，遣马政报之。

初赵良嗣谓金主曰，燕本汉地，欲夹攻辽，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许之，遂议岁币，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约金兵自平地松林趋古北口，宋兵自白沟夹攻，不然不能从，因遣勃堇偕良嗣还，以致其言，帝使马政报聘，书曰：“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皇帝，远承信介，特示函书，致讨契丹，当如来约，已差童贯勒兵相应，彼此兵不得过关，岁币之数同于辽，仍约毋听契丹讲和”。

宣和三年辛丑（1121年），武穆十九岁

从周侗学射。

“武穆生而有神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腰弩八石^①，尝学射于乡豪周侗，一日侗集众射，自炫其能，连中的者三矢，指以示武穆曰：‘如此而后可以言射矣。’武穆谢曰：‘请试之。’引弓一发破其筈（kuò），再发又中，侗大惊，遂以其所爱弓二赠武穆，后武穆益自练习，能左右射，随发辄中，及为将，亦以教士卒，由是军中皆善左右射，屡以是破贼锋。

“侗与武穆别未几而死，武穆往吊其墓，悲恸不已，每朔望则鬻（yù）一衣，设卮酒鼎肉于侗冢上，奠之而泣，引所遗弓发三矢，又泣，然后酌酒瘞肉于冢之侧，徘徊凄怆，移时乃还。衣就尽，父和觉而索之，默不言，挾之亦不怨，后侗其出而窃从往视之，尽见其所为，乃问之曰：‘尔所从射者多矣，独奠泣于周侗墓，何也？’

^① 据研究，宋制1斤约合今1.2市斤。1石为92.5斤，约合今110市斤。

曰：‘儿向者学射于周君，而特与儿厚，不数日尽其道以归，念其死无以报，聊于朔望致礼耳。’

又问其故。

曰：‘射三矢者，识是艺之所由精也，酌酒瘞肉者，周君所享，儿不忍食也。’

父和始甚义之，抚其背曰：‘使汝异日得为时用，其殉国死义之臣乎？’

武穆应之曰：‘惟大人许儿以遗体报国家，何事不敢为！’

父和乃叹曰：‘有子如此吾无忧矣！’”（《行实编年》）按，周侗卒年无考，以武穆未冠时事，姑附编于此。

是年十二月广平郡王构晋封为康王。

宣和四年壬寅（1122年），武穆二十岁

从军为小队长。

“真定府路宣抚刘韜募敢战士备胡，武穆首应募，韜一见大奇之，使为小队长。”（《行实编年》）按，刘韜字仲偃，崇安人，第进士，历知真定、建州、福州，因事罢。河北盗起，复以守真定，武穆从敢战，諒在此时。厥后韜在真定，力却金人。钦宗即位，召为资政殿学士，京城陷，奉使金营殉节，谥忠显，盖亦有宋一代名臣，其于武穆一见大奇，或亦忠义所感云。

擒相州贼陶俊、贾进和，补承信郎^①。

“相州剧贼陶俊、贾进和（岳珂因避祖讳去和字，今从宋史作贾进和）攻剽县镇，杀掠吏民，官军屡战失利，武穆请以百骑灭之，韜与步骑二百，武穆预遣三十人易衣为商人贼境，贼掠之以归，置于部伍，武穆乃夜伏百人于山下，自领数十骑逼贼垒，贼易其兵少，出战，俊箕踞坐马上，谩骂交锋，武穆佯北，贼乘胜追逐，伏兵起击，所遣三十人自贼中擒俊、进和于马上，贼众乱，莫知所为，遂俘获其众，余党尽散。知相州王靖奏其功，补承信郎。”（《行实编年》）

父和薨，奔丧还汤阴。

“命未下，得父和讣，跣（xiǎn）奔还汤阴，执丧尽礼，毁瘠若不胜，会朝廷罢敢战士，前命竟不下，武穆亦弃不复问。”（《行实编年》）按，和家贫力农，《宋史》称其“能节食以济饥者，有耕侵其地，割而与之，贯（shì）其财者不责偿。”盖亦敦厚长者也。

正月，金克辽中原，辽主入夹山。

辽主畋游不悛，忠臣多被疏斥，次子晋王敖卢干仁孝，有人望。枢密使萧奉先讽人诬晋王母文妃与都统耶律余睹等谋立晋王，辽主遂赐文妃死，余睹大惧，叛降于金。金粘罕言于金主曰：“辽主失德，中外离心，今乘其衅，中京可取。”金主然之，以斜也都统内外诸军，余睹为向导，以趋中京，攻克之。辽

^① 承信郎，从九品。

主时猎于鸳鸯泊，余睹引金兵掩至，辽主忧甚，奉先曰：“余睹来欲立晋王耳，若为社稷计，不惜一子诛之，可不战而退。”辽主乃使人缢赦卢干，诸军闻之流涕，人心解体，金兵逼行宫，辽主率卫士五千余骑奔云中，遗传国玺于桑干河，嗣复避白水泊，至女吉底，粘罕以精兵追击。辽主计不知所出，遂乘轻骑入夹山。夹山者，沙漠之北，传谓有泥淖六十里，独契丹能达，他虏所不能至也。

三月十七日丙子，辽人立秦晋国王耶律淳为帝。

初，辽主走云中，留秦晋国王耶律淳与南府宰相张琳、参知政事李处温守燕京。处温闻辽主人夹山，命令不通，即与族弟处能及子奭（shì），外借怨军，内结都统萧幹，谋立淳为帝，援唐灵武故事，率吏民数万人诣淳府劝进。淳方出，李奭披以赭袍，淳惊骇固辞，不获已从之，号曰“天锡皇帝”，改元建福，遥降辽主为湘阴王，改怨军为常胜军，遂据有燕、云中及上京、辽西之地，辽主所有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两都招讨府诸蕃族而已。

金克辽西京。

金人攻辽西京大同府，辽耿守忠救之，粘罕、谋良虎、幹本等继至，粘罕率麾下自其中冲击，使余兵去马，从旁射之，守忠大败，其众歼焉，西京西路州县部族皆降金。

五月，童贯伐辽败绩，六月诏班师。金人来约夹攻辽，命童贯为河北、河东宣抚使，勒兵十五万，巡北边以应之。贯至高阳关，用知雄州和诜（shēn）计，降黄榜及旗，述吊兵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杰能以燕京来献者，即除节度使。遂命都统制种师道护诸将进兵，分兵为两路，师道总东路兵，趋白沟，辛兴宗总西路兵，趋范村。

耶律淳闻之，遣耶律大石、萧幹御之，连败宋师。六月种师道退保雄州，辽人追击至城下，帝闻兵败，惧甚，诏班师。辽使来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恶也，今射一时之利，弃百年之好，结豺狼之邻，基他日之祸，谓为得计可乎？救灾恤邻，古今通谊，唯大国图之。”贯不能对。

七月，童贯再举兵伐辽。

童贯自瓦桥关莫州回至河间府，忽知中山詹度奏耶律淳死，辽人奉其妃号萧后者为主，燕人越境而来者，皆以契丹无主，愿归土朝廷为言。于是再议兴师，悉诸道兵二十万，期九月会三关，诏童贯毋归，异议者斩，并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刘延庆代种师道为都统制。

九月，辽将郭药师以涿、易二州来降。

时药师为辽常胜军帅，留守涿州，以萧后立，萧幹专政，国人多贰，谓所部曰，延禧失国，女政不纲，宋天子重兵压境，此男儿取金印时也，遂拥所部八千人，奉二州来降。童贯受之以闻，诏授恩州观察使，以兵隶刘延庆。

十月，刘延庆、郭药师袭燕败绩。

童贯遣刘延庆将兵十万出雄州，以郭药师为向导，渡白沟，至良乡，辽萧幹率众来拒，延庆与战而败，遂闭垒不出，药师曰：“幹兵不过万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虚，愿得奇兵五千，倍道袭之，城可得也。”因请延庆子光世简师为后继，延庆许之，遣大将高世宣、杨可世与药师率兵六千，夜半渡卢沟而进，质明，常胜军帅甄五臣领五千骑夺迎春门以入，药师等继至，遣人谕萧后，后密报萧幹，幹举精甲三千